

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前

陆人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作者是六位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以民族的未来和现代化为价值尺度，就经济改革、文化心理、科学发展、民族精神、西方文学及国际贸易诸问题，借助平实的材料，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希望以此帮助年轻的朋友们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

目 录

作者的话..... (1)

意义世界的幻灭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化..... (3)

怪圈·悖论·超越..... (49)

环绕科学的视野..... (89)

交织的世界..... (135)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164)

现代派：创新的困境与前景..... (185)

希望之光..... (205)

跋..... (242)

作者的话

“死欤？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以？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庄子·天下篇》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生活有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把昨天和今天，古老的和新鲜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不由分说地揉合在一起，一古脑儿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新与旧的更替与重叠，使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太多的困惑与焦灼。我们背负着一个十字架，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

我们面临着选择。在我们的脚下踏着无数条，无数层交叉重叠的路，每一条都可能把我们带到一块墓地，也或许把我们引上另外一条新路的开始，古老曾一次次使我们沉迷，而现代社会的五光十色又总让我们感到惶惑。我们背负着一个十字架，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

我们还年轻，但也都不太年轻了。所以，尽管我们还有着激情，有着憧憬，但都不会再去奢谈明天，做荒唐的梦了。我们喜欢这个时代，喜欢这个

从痛苦中成熟起来的时代，是因为它使人清醒，使人求实，使人跳出思想的囚笼。但新的难度就在这里，我们能否把自己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以对历史、现实和我们自身进行新的透视，并由此探寻走向明天的路。我们背负着一个十字架，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

是的，我们背负着一个十字架。但这十字架不意味死亡，也不意味赎罪，更不是忏悔！如果说，它曾使我们迷惘，使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那么今天，它也可以为我们确立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全方位的立体坐标，一个俯瞰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新的视点。当我们将横的开放和纵的延绵协调起来，当我们把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熔铸在一起，我们就创造了未来。这十字架就成为扬起我们信念之风帆的桅杆。

于是，我们说，我们写……

意义世界的幻灭——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化

我是否定的精神！
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
所以倒不如始终无成。
因此你们便叫作“犯罪”。
“毁灭”，更简单一个字“恶”，
这便是我的本质。

——歌德《浮士德》

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反思历史，把现代化看成是整个近代中国的主题，就不难发现儒家精神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儒家从先秦一个并不显赫的学派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是因为儒家通过长期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构筑出一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世界。虽然，随着中国被强行卷入人类文明和世界秩序的漩涡以及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出现，儒家的意义世界象海市蜃楼一样无可挽救地幻灭了，但重建意义世界的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面临深刻的危机和艰难的选择。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困难并非象有些海内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反传统精神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失落了儒家精神和意义世界。恰恰相反，它根源于儒家精神精心构筑的意义世界悲剧性的历史命运。因此，只有深刻地分析儒家精神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彻底粉碎重建意义世界的种种梦幻，才能最终打开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不散的幽灵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回避传统问题，然而却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中国那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心理震荡。在100多年的历史中，辩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交锋几经沉浮。

7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脱胎换骨的历史进程中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先驱们出自沉重的现实感和压迫感，以彻底的批判姿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核心——孔子及其儒家进行了全面的讨伐。到了80年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巨大落差再次诱发了现代化的主题。当论争的硝烟再起时，反而刺激了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

以海外学者杜维明先生和林毓生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要求反思和重新评价五四运动的反传统

精神^①杜维明先生认为,尽管五四运动面临的 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代,但是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以致于演变为整个近代中国的“传统”,从而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干涸了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杜维明先生特别援引所谓“东亚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为例证,认为日本没有中国近代以来那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因而能够成功地融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全部教训就在于否定了传统文化,陷入了迷茫和混乱^②。

虽然林毓生先生没有象杜维明先生那样以“新儒家”自居,鼓吹“儒家第三期发展”,却认为近代中国陷入了维护传统还是反对传统的两极震荡,陷

①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华裔学者,近几年来在国内多次演讲,宣扬“儒家第三期发展”,被认为是海外“新儒家”的代表。国内正式介绍的文章有《文化价值和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薛涌著,载《读书》1985年第12期。

杜毓生,现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美籍华裔学者,本文摘引林毓生先生的观点取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译本。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东亚工业文明,指60年代到80年代,在亚州东部形成的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日本、台湾和新加坡。杜维明在国内的演讲中多次提到,东亚工业文明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作为论证“儒家第三期发展”的现实根据。详见《文化价值和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薛涌著,载《读书》1985年12期。

入了习惯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旧模式之中。林毓生先生认为，五四运动在这样的背景支持下，把中国过去的文化——道德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产生了全盘的反传统主义，陪葬了那本来应该挽留的文化——道德秩序。这样，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困难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危机，而是由于这种全盘的反传统主义造成的文化断裂破坏了文化依托，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了困境。

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近代中国灾难深重，救亡图存压倒一切，先进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失去了清理传统文化的机会。当他们参与历史活动的进程，并且手握历史活动的结果时，甚至失去了清理传统文化的资格。近代中国不乏变革的尝试，自强和革命推动着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车轮，然而却始终难以真正彻底地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那么，海内外的学者为什么如此伤怀对传统文化那本来并不深刻的批判，要求清算反传统精神的偏向呢？就在于他们要挽留和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那永恒的价值，把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从中引发中国的现代化，按照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模式和尺度去塑造中国的现代化和未来。

对于儒家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那些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认为那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

和某些腐朽的封建士大夫玷污了儒家的本来面目，那并不是儒家的真谛。儒家的真谛是“为己之学”，即所谓的孔颜性格和忧患意识。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精神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是一种人本主义^①，这种人本主义绝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崇尚强力、自然和上帝的宗教情绪，它更关心社会和现实。西方文化及其现代化模式最终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了因物质文明发达造成的精神堕落，因此，儒家精神中那对人伦道德的向往，对文化——道德秩序的孜孜追求和精心构筑的意义世界，不仅可以发扬光大，而且可以取代正处于没落态势的西方文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以儒家精神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未来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这样，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儒家精神是一种“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这种理想和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现实品格”，这种精神“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后来发展成为古代儒学中所谓“内圣”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精神遗产^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它才有可能成为

① 详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载1986年1月6日《光明日报》。

② 详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引文转引自何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新探索》，载198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拯救这垂危世界的一剂良药，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这样，我们看到，某些海内外学者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所期冀的，是要重新建立儒家曾经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过的，但是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无情地幻灭了的意义世界。后面的分析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种重建意义世界的努力，表明儒家精神象一个不散的幽灵，缠绕在思想家的灵魂中，浸透在民族的身躯、意志和行为之中，影响甚至支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前途只能是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前景肯定会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现代化的诞生究竟是依靠中国人民新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动去开创一个新的文化和开拓一个新的世界，还是以所谓的儒家精神为主导，从传统文化中引发现代化，重建一个早已幻灭的儒家的意义世界呢？儒家精神果真对人类和世界具有永恒的价值吗？设想的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果真能代替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君临世界吗？这是不能不认真思考，不能不认真回答的大问题。

伟大的神话

现代化的主题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窘境。近代中国的全部悲剧就在于，它没有为人类蕴育出新文明的曙光，却又不得不开始现代化的历程。如果说儒家精神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话，那就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全部悲剧作出解释，为什么儒家

能从先秦一个并不显赫的学派最终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却没能为世界蕴育出现代文化呢？这使我们不得不剖析一下，儒家精神和中国历史携起双手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什么是文化？通常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泛指一切精神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东西，如传说、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等。广义的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把文化看成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是力图消解这表面的差异，从人与自然的区分和对立，从人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方式，去把握作为人的本质的文化和作为人的自然的世界，赋予文化以形而上的意义^①。

康德认为，文化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依照对自由的理解自行选择目的的能力^②。这一观点包含着从人类作为创造性活动的主体去把握文化的意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进而认为，文化正是人类的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他指出，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却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界。人不象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相反，“人所能

① 本文多次运用的“形而上”或“形而上学”概念，指哲学中关于本体或第一原则的概念，不是和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详见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译本，下卷第95页。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的宇宙”^①。因此，文化是人为他自己所建造的世界，是人的本质和自然，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分离的程度，是人的解放道路和解放的尺度。李凯尔特指出，一切文化现象都体现着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而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者不存在，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②。

因此，文化是基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在历史中形成并延续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方式，是被人们认可并追求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文化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个世界是什么，而在于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根据对自由的理解赋予存在对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去构筑一个属于人的存在和世界。

人类是统一的整体，但联系他们的并不是统一的活动形式，而是基于通过创造活动证明自己、确立自己并构筑自己的世界这样一个共同的本质。统一的人类之所以分裂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就在于这

①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详见卡西尔《人论》中译本第279页。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 亨利希·李凯尔特，1863～1936，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详见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译本第21页。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对自由——他所理解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的差异，形成了属于每一文化自身的世界。这个差异当然不是由少数思想家的意志主观地规定了的，但却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强化，形成了一个被追求同时也在追求中被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所谓文化传统，只不过是制约人们的智慧、思想、行为和心理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已经不单是一种主观的欲念，当它已经成为一个由各种各样的符号精心编织而成的文化之网和文化世界时，就整个地罩在了人们的头上。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既非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又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它的基本格局是以发祥于黄土地带的中原文化——即发达的汉文化为核心辐射四方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种种动乱和分裂的考验，终于维系了它在文化上的统一，并且在文化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因此，统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最能引以自豪的就是这个统一的不曾中断的文化。这个举世无双的文化统一带来了一个伟大的神话——“天下”的神话。传统文化以为天下、文明、国家都一个样，无非是一个远无边陲的概念，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它就是文明本身。这个唯一的文化和文明，就是儒家精神数千年来不断追求的伦理道德，以及用伦理道德的信条解释、规范和构造的宇宙和世界。“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天下四

方除了那些只配用华夏文明予以教化的蛮夷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能与这个“天下”抗衡的另一个文明，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在伦理道德的信条解释和构造之外的宇宙和世界。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四方蛮夷的武力征伐远比文明教化逊色得多。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逐鹿中原，问鼎周室，没有哪一个天子不做着南面为王、君临天下的美梦。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统一，确切地说是文化统一的思念，远比对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技术的渴慕强烈得多。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化统一显出这个位于“天下”之中的文明和帝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作为文明的象征，最高的价值是文化上的意义，一个为天下四方确立文明的标准和尺度，确立意义和价值，从而确立“天下”应该存在而且能够存在的全部根据。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引以自豪的“天下”却不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且不说这个杜撰的“天下”——其实只是一个庞大而又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区域、民族、语言和风俗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矛盾，即使是它自信可以昭彰“天下”的文明教化，也几度面临断裂的危机。匈奴、胡人、辽金、蒙古、满清的铁蹄并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尊重，使这个标榜有发达的文化和文明的“天下”蒙上了悲剧性的色彩，构成了民族心理深处巨大的矛盾和苦痛。文化断裂的危机和危胁使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产生了重建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期特着复兴传统文化以维系“天下”一

统的神话。在各种思潮和学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互相角逐的态势中，儒家以其特有的主张和精神与历史文化的变迁相结合，深深地体验并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和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所需要的世界和宇宙，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规范了这个民族创造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结构，提供了文化统一的精神、标准和能力，从而使儒家能从先秦一个并不显赫的学派终于演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导。

让我们看看儒家是怎样为中国传统文化选择它的价值取向，规范它的创造活动，构筑它的世界的！宋儒张载有段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充分表明了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构筑伦理世界和道德宇宙的全部信念和智慧。

儒家的宗师孔子处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首次面临断裂的危机。可以说，先秦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能象孔子那样，对传统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那么痛切的担忧和深切的关注，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以巨大的热忱和艰巨的工作整理了文化典籍、接续了文化传统，为重建传统模式的文化秩序奠定了基础。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这种因文化断裂而产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

^① 张载《近思录拾遗》，转引自《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215页。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就不难发现，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的源头出发时，便带着强烈的思辨冲动、独立的怀疑精神，以及对知识、真理和智慧的天真的向往和崇高的热爱。西方能从漫长的中世纪引发近代文明的曙光，依靠了文艺复兴对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发现、解释和阐发。可以说，古希腊文化为近代西方文化提供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它所期冀的对真实存在的惊奇和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就在它根本不存在一个对真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认可和追求，不存在一个坚信自然可以理解的乐观的理性主义、并由乐观的理性主义建立起来的关于真实存在的认识之网和一个仅仅属于西方文化的知识世界，相反，它却精心构筑了一个虚妄的世界，一个“天下”的神话。这个“天”，便是汉儒董仲舒说的“天、仁也”，是一个用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尺度建立起来的伦理世界和道德宇宙，一个中国文化——其实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标榜的对纲常名教的价值至上追求的意义世界。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可悲的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所谓“知天”，不过是在它的整个演变过程中，通过对圣典、遗训、古籍的证、疏、校、注，不断地发微和阐释这样一个“天”的概念和“天下”的神话，并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起一整套的符号系统去支撑和接续这个虚妄的意义世界。“是非之心，智也”